

欽定巴勒布紀畧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 第一輯

欽定巴勒布紀畧

(清)方略館纂

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一輯

欽定巴噶布紀略 十六開精裝一冊

(清)方略館系

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出版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

印刷 北京市大興縣古籍印刷裝訂廠

發行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九二年九月

印數一一二零

定價四十八元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輯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 第一輯

一九九一年二月



顧

問吳豐培

主

編拉巴平措

陳家進

責任編輯

季垣
王哲垣
鄒垣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
學漢文文献編輯室



縮印《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緣起

院編印的一種漢文史料叢書，原為綫裝本，今據以縮微重印，以精裝十六開本饗世。主要緣由有三：其一，綫裝本印數甚少，多已脫銷，極待重印；其二，綫裝本成本較高，私人多無力收藏，影响使用。縮印精裝成本低得多，可為讀者置備此書提供少許方便。有利於藏學研究；其三，明年是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西藏各行各業人員正以卓越的勞動迎接這個重要節日的到來，我們想以此書作為獻給西藏人民的節日禮物。

這次編印的是《彙刻》的第一、二兩輯，共計重要文獻古籍十六種，四百多卷，成縮印精裝本十二巨冊。今後編入《彙刻》的古籍，除印製

少量綫裝本供圖書資料部門和海外的需要外，仍將繼續縮微印行。

縮印《彙刻》承蒙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藏學研究的基地在中國，率先研究藏族和西藏的是中國的各民族學者。即使從唐代算起，也已延續一千多年。至於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藏學，則始於新中國建立以後，但發展很快，尤以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為顯著。據不完全統計，近十米年中新建的各類藏學研究機構，不下二三十處，專業和業餘的藏學研究人員已逾千人；已問世的藏、漢文藏學專著和史料集有四五百種，發表于報刊的藏學論文達數千篇，

其中有些專著和論文，受到國內外藏學界的重視，分別獲得優秀圖書和優秀論文獎。藏學研究的隊伍從來沒有今天這樣朝氣蓬勃，藏學研究的成績從來沒有今天這樣絢麗多彩。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極為重視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中國藏學界的各民族學者，工作極為勤奮並卓有成效。

三

前幾年各地紛紛整理出版藏、漢文藏學史料時，就有人說：這是藏學興旺發達的吉兆。不要多久，藏學研究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是的，中國藏學陽光燦爛的春天正大步向我們走來。

陳家瑞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述於北京

前言

《西藏學漢文文献彙刻》，是西藏社會科學院繼編印《西藏學漢文文献叢書》之後，奉獻讀者的又一部重要的藏族史料集。

《彙刻》主要選刊西藏學漢文文献中的善本、孤本和手稿，自成體系。它是《西藏學漢文文献叢書》的姐妹篇，兩者可互為補充印証。

《西藏學漢文文献叢書》原名《西藏研究叢刊》。第一輯共十六種二十四冊，均已陸續成書。第二輯共收入自唐代至民國間重要史料八種，現已付印四

種，其餘四種將在明年成書。遵照學術界朋友的建議，自第二輯起改用今名，與《彙刻》同時印行。

《叢書》為排印本，《彙刻》為殘裝本。我們這樣做，是因受到西藏學界一些朋友的督促。

《叢書》問世之後，得到了西藏學界和在藏族地區工作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早期出版的幾種多已脫銷，有待重印。大家希望我們儘快把這一部藏族史料叢書編完，早日提供使用，使我們感到形勢逼人，深為不安。

按照西藏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叢書》奠基人

多杰才旦同志的設想，這部《叢書》應當把唐以前至民國之間與藏族有關的可信史料都收進去，使它成為一部確有科學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好書。這件事才剛剛開頭，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們從讀者的需要考慮，想到編印《彙刻》也許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我們試圖用這種辦法達到兩個目的。其一，使西藏學漢文文献的某些善本、孤本和手稿，早日得以刊布，適應部分讀者的急需；其二，保留某些漢文古籍的本来面目和版本特色，流傳後人。如能達到預期效果，首先要感謝讀者的鞭策。

我國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泛廣泛的意義上說，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或唐代以前。歷代留下藏事著述不下千種，見於正史和私家文集，應該說這些著作都是不同時代的研究成果。至於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西藏學，則是近數十年的事情，但近年發展很快，已在成為熱門學科。無論研究隊伍的規模和素質，無論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以任何時候，其中在史料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尤為明顯。各地不斷成編的文獻史料專集和

匯編·沁明有不少志士仁人正在為西藏學的發展奠基鋪路。有人說這是西藏學興旺發達的吉兆，不要多久，西藏學研究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我們贊同這個判斷，並且熱烈歡迎這個新局面早日到來。

牛力耕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三

巴勒布紀略序

清乾隆時，財賦充足，武備極盛，故乾隆帝自謂為「十全武功」，即兩平準噶爾部，一攻回部，兩攻金川，一定台灣、安南、緬甸，最後為兩次擊退廓爾喀貴族所發動的入侵後藏，雖有窮兵躡武、勞民傷財之譏，而為了鞏固我國遼闊的版圖奠定基礎，使邊遠區域地方政

因其極少數貴族覬覦財寶，進行擄奪。清廷出兵，是保護西藏本土，被迫而自衛反擊，驅逐侵略軍出境，接濟被災人民，一旦得勝，旋師而返，重續舊好，由此而論，還是「師直為壯」的。

中國與尼泊爾的友好往來歷史悠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晉朝的高僧法顯在公元四〇六年就親履其地，相傳是訪問該國的第一個外國人，而尼泊爾的高僧佛駁跋陀（覺賢）也在公元四一八年應邀來到我國建業（南京）居住很久，與法顯合譯了十五部佛經，在古代中尼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建樹了重要業績。在藝術交流方面，元代就有尼泊爾的藝術家阿尼哥在北京塑造佛像，現在著名的白塔，尚矗立在我國

渡。廓爾喀貴族兩次入侵後藏的邊境事件，皆

首都西四大街之旁。他在中國為官三十餘年，創造了許多壯麗的建築，同時中國的工藝雕刻技術，流傳到了他們那裏，例如尼泊爾在宮殿廟宇建築中，向外伸展的屋檐結構和云彩浮雕等，就是受中國的影響。至於植物方面，波菜種子，來自尼泊爾，而中國荔枝也種植於尼泊爾，流傳至今，譯音不改，都說明兩國的友誼。

一九七三年譯成漢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對於中尼關係的有些記載，值得商榷。現在我們有責任把我國藏區與尼泊爾山水相連，文化交流，貿易頻繁，互相依賴的睦鄰關係，據實表達出來以促進彼此了解，發展傳統友誼。整理史料，正是為此。

自從一七七四年很有政治作為、統一尼泊

爾的國王普里特維·納拉揚·沙阿逝世後，繼位的拉特納巴都爾年幼，由其叔巴都爾薩野攝政，大權獨攬，對內則引起皇親貴族之間的傾軋加劇，對外則受了西藏紅教呼圖克圖舍瑪爾巴的煽動，是由於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羅布藏巴勒楚伊而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入京朝覲，病逝於北京黃寺，生前受到賞賜和蒙泊爾人阿里亞爾等所撰寫的《新編尼泊爾史》

喜马拉雅山一樣，巍峨傲視於國際友好之林！可是大牙相錯，漫長千里的邊境，自然也難免有邊界衝突、貿易爭執的事件發生，這種現象，無庸讳言。可是這類專書，漢文固少，而外文記載，也是詳於現狀而略於歷史。曾見尼泊爾人阿里亞爾等所撰寫的《新編尼泊爾史》

古各族施舍，得到財物極多，過後送喪歸藏，
為其兄仲巴呼國克國所獨佔，不分給其弟舍瑪

爾巴。這個舍瑪爾巴與巴都爾薩野素有往來，
常住其國，就唆使入侵，搶奪財物，故巴都爾

薩野為轉移國內的傾軋，藉口商稅增額，食鹽

株土為詞，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三月

舉兵佔據了聟拉木、濟噃、宗喀三地。當時藏

巴勒布紀略

序

五

地兵力很弱，接連告急，請求清中央政府救援，
故乾隆帝派遣侍郎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率
領滿漢番屯諸兵馳往，而巴忠到藏後，按兵不
戰，私行調停，納金賄和，對方也退兵撤離侵
佔之地，奏表納貢，暫告一段落。清廷派員將
五十三年七月至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月的經
過和軍事對峙，按目彙編摺奏上諭，詳記始末

，成此《巴勒布紀略》，是第一部漢文記載中
尼國的專書。

巴勒布為該國的舊稱，史載分為葉楞、布
顏、庫木三部，嗣為廓爾喀族部長所統轄，故
官书中前稱巴勒布，後稱廓爾喀。

通過此書，一、了解双方軍事對峙漢文翔
實記載；二、得悉乾隆帝的唯我獨尊，好大喜

功作為，可是他對調兵運餉，頗有籌措辦法，

一切糧餉，均由中央負擔，不就地籌餉，累及
藏民，支用烏拉，均照價償還，這些辦法，深
得藏民擁護，故能行軍順利，糧餉軍用，均不
缺乏，山路崎嶇，也能調運自如。但他用人不
當，首先是駐藏大臣慶林、雅滿泰的畏縮無能，
遇事縱橫失措，敵軍初至，毫無抵抗办法，

就飛章求救。後來派遣巴忠、鄂輝也是進藏遲

緩，對敵無策，竟以欺騙隐瞒，報功撤兵，乾隆帝被他們所蒙蔽，軍事政治，均遭失敗，致

有二次用兵之舉。這些經過，书中備載。

且此书具有其特点：一是方略体例，完全依據當時的章奏上諭，按日排次，比歷朝實錄僅有事由而不附原摺，較為詳備。當時情況，

巴勒布紀略

序

七

雖有飾辭妄奏，若前後對校，便難掩飾。二，

日期比較準確，例如《聖武記》將此事記為五十五年，推遲了二年，以後《西藏圖考》及《西藏史地大綱》等均沿用其誤，今據此書，最初事件發生是為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足証各书之誤。三，外文著作，每詳現狀，略於史事，而此適補所缺，並記尼泊爾國的情況，及當時巴勒布所屬部落戶口的詳單，確是非常可貴的。

巴勒布紀略

序

八

二十年前，我曾加整理，謄印傳佈，不能滿足歷史研究者所需要。今西藏學漢文文献編輯室，編印西藏學漢文文献彙刻，讓我重加整理，乃用舊抄本重新精楷用原式影印，加以句讀，並將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軍機大臣和珅等議覆鄂輝等籌辦西藏善後事宜十七條之摺

，作為附錄，以補此書之缺，全書二十六卷，

卷首一卷。

我們對於歷史陳述，自會了解當時結識所在，對此史料會批判而吸取的，更謀推進文化交流，取長補短。這些工作，必有待於兩國的史學家！吳豐培識。

巴勒布紀略

序

九

欽定巴勒布紀略 卷首

天章

御製詩

宴坐齋中有作

小春時節禁庭靜，宴坐齋中理緒專。題句懶為奇特

語讀書恐負聖賢心祈農幸值場築普收惟安徽省秋報七分有餘其餘供在八九分以上可稱豐歲問報那論宮漏深夏間附近

欽定巴勒布
經

卷首

14

勒布部落侵擾邊脊，前因駐嚴大臣愛林泰巴勒布聞大兵將至，已即撤回。但未經大兵示之以威，倘我兵已撤而賊又復來成，何嘗體制？又據冬巴勒布復統至列子地方，有千餘人，接續過河來近薩喀等語，是真自投羅網。我兵正宜乘此痛加殺戮，俾知震懾，不敢再主滋擾。庶可一勞永逸。已諭令鄂輝等帶兵追逮前往，不日想可擒獲。惟道遠馳奏，少覺掣肘。時日安夜間報，主於數四，不覺其勢之盛也。亟擊荊州，則州城被災甚重，不惜帑金命阿桂等前往妥為撫恤，並著修築城垣堤工等事節。據阿桂奏稱，水已消退，民厚加賑賞，並興修葺房屋之資，漸次興工，不至失所。然元氣豈能驟復？昨又馳諭詳均現在情形，午夜安居，惟是愧難禁。

邊報六
箭

衛藏為黃教興隆之地，內外諸蒙古無不以是為宗所關事體大。是以自康熙雍正以至今，無不遣大臣駐兵防守。茲因藏之西邊巴勒布部犯界，駐藏大臣不能得其領要，倉惶奏聞，不得不發兵籌餉，晝夜籌畫。茲疊據奏報，賊退消息，衆雖以為易於完事，而予則以為我武未揚，恐

欽定四庫全書

我兵退而彼復來詩以言志作邊報六韻

邊報頻稱賊退稀。算據慶林等奏，巴勒布一聞大兵由列子渡河來至薩喀，數日後又復無聲息。賊衆無能已可概見。但自吳事者聞之，未必不俱以為奇。而於此事之關係，衆心為喜已為非大都徒顧目前計。資本經深計也。衆心為喜已為非大都徒顧目前計。昨據慶林雅滿奏，同日奏賊匪情形，慶林奏稱巴勒布賊衆經仲巴呼圖克圖及薩嘉呼圖克圖差人前往與之講論和解。賊衆於九月初六日由第哩朗古向聶拉木撤回通拉地方，次日移過山。所有第哩朗古之小鄉村併經收復等語。聞慶林所奏，竟以賊匪與喇嘛等和解逃去為幸。殊屬不曉。事體已降旨

展飭，惟推滿春奏。賊衆與利麻私自和解，尚不足恃。現在賊衆接到檄諭，必心膽俱碎。應俟成德等帶兵抵城後，再傳喚該處頭目前來嚴飭安撫等語。所奏尚微有氣概，勝於慶林之懦怯矣。未辭深謀。日後機我往彼逃事如順，我還彼至咎誰歸，莫追

窮寇雖古語，應撥_{詩本實先撥}其根也。餘根示國威。

紀後歲豐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若大兵未到之先賊衆固制麻財之公門聳聳急至長則

彼不見一賊而還既勞而無功且已勒諸閭大兵
守則心安及望遠音皆可口苟失之則後悔尤
甚子人謂之曰子知其然乎子曰知之

撤後安知不發潛出滋擾彼時或又湧徵調剿捕尤
爲不虞曾先特旨令各督撫飭禁將來我兵

欽定巴勒布紀略

象。並將所擒濟龍等處地方全行收復。則不為師出無名。現又馳諭令其立誓。分定疆界。更披布嚴密圖威。

不敢再犯，方為得體。蓋深遠之道，不在目前之寧靜，須等久遠之安全，才可以窮究矣。此一念，人皆知之，而少人行之者，蓋人之見於己者，多在目前，而不知其後患也。

遂忘遠慮。致宵慮。肝等勞宜顧。外寧內亢語難違。

傳范文
子晉文持盈惟是佳兵戒禁暴安遐企庶幾

將軍鄂輝等奏報收復宗喀齊龍解拉木等處

巴勒布悔罪乞降歸順信至詩以誌事

備師護藏非佳兵雷阻軍郵盼信平。上年七月內駐

上年七月內駐
藏大臣慶林等

金巴勒布在附近後藏地方擒掠濟龍蟲拉木宗喀
寺處，道令將軍鄂輝等帶領駐防滿兵五百名，鑄營
兵一千三百名，屯練降番一千二百名分起前進護
藏，並聲罪致討。旋即據奏：賊番一聞大兵進剿，紛紛
退逃，及我兵收復宗喀後途，因春雪迷紛，難以進取。
明知賊番斷無能為，而阻雪稽延，不禁盼望懇切。
次第番邊俱已復長，懷遠部自歸誠。前據奏二月下
旬天氣稍晴，一面卽督兵由積雪撤蕪處迤邐前進，並派將弁帶領
晉能登、涉漢上兵丁，開挖路逕翻山深入，遂將濟龍
溝拉木等處俱行收復，而賊衆先以遠竄現已逼近
已勒布番界，並飭令鎮將帶同戴繩喇嘛等，已等到
彼境內，傳喚緊要頭人，適遇前次仲巴薩毒山呼圖
克圖達往論詒之喇嘛諾勒麻勒卒二人來營，詢知

彼處驚惶情形，並云巴勒布頑人因雪太怕冷，俟天氣晴暖，即同二呼圖克圖前來，願附偏底等語。

彼之屈抑原為雪予也。勸懲付以明。此事初起時。予即以生齒大至。

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隨令已悉，速往查辦。嗣後各官署人等，凡遇事有司，一皆

京商之最，其一曰鹽，其二曰茶，其三曰絲綢，其四曰漆器，其五曰漆油，其六曰漆畫。

不復能受鉛文，心精妙忽及五十二年，而慶林等
音稱納矣。追貢而索諾木壯扎勒恐其挾告伊等，遂

拉穆表而言之不避處林禡其欺瞞未經具飭巴勒

即革職作爲筆帖式努力行走其私自加稅之桑噶
等至正二年九月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亦
被處枷鎖示眾惟滿奏難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亦

字發遣索謀本壯札難堪已畏脛毒身死不